

中东欧国家周报

【保加利亚政治周报】

保加利亚议会的政治危机

Evgeniy Kandilarov

(2019年3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保加利亚】保加利亚议会的政治危机

两个月前，保加利亚议会失去了其最大的反对党——保加利亚社会党。带来的后果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议会，其所遵循的民主原则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因为根据宪法，保加利亚是一个议会制共和国。这种不寻常的情况是如何产生的，其后果又将是什么？

在2月初，由争取欧洲进步公民党（GERB, 以下简称“公民党”）领导的执政联盟敦促保加利亚议会投票同意修改选举规则。令许多观察人士极其不安的是，修订规则是在欧盟选举前3个月发布的，因此必须在没有时间进行公开讨论或议会深入辩论的情况下迅速通过。在权利和自由运动党（MRI）的支持下，执政联盟采用的方法事实上有损于当前的排序投票制——选举议会议员、欧洲议会议员和市议员。如此一来，执政联盟就阻碍了选民对政党投票排序的影响。该修正案主要在公民党以及权利和自由运动党（主要由土耳其少数民族组成，在多数情况下是总理鲍里索夫的非正式伙伴）的支持获得通过，实际上废除了排序投票制。

修正案规定，候选人获得的选票达到相应比例，才会统计政党的排名。这意味着，议会议员候选人必须获得9000至12000张选票，才能改变政党的排名，而欧洲议会议员的人选则需要获得13000至15000张选票。这项规定遭遇了保社会党和非议会党的批评，并引发了街头抗议活动。

那么，这些规定究竟为何成为问题？

2016年，保加利亚举行了全民公投，绝对多数支持为议会选举引进多数制。这次公投是由著名人士斯拉维·特里福诺夫（Slavi Trifonov）及其团队组织的。公民党领袖鲍里索夫随后承诺将提出一项引入多数表决制的法律修正案。

然而，公民党提出的修正案未得到其他党派的支持。因此，250万保加利亚公民的意愿就这样被无视了。当时，批评多数制的理由很充分。在保加利亚的政治背景下，这样的制度只对三个主要政党（公民党、权利与自由运动党和社会党）有利，而较小的政党则将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因为它们是它们几乎不可能在其选区赢得50%的选票。

不过修正案还带来另一个结果。保加利亚法律为公民提供了通过排序制改变候选政党排名的好机会。例如，一个政党需要 12 万张选票才能选出一名代表进入欧洲议会，但只需要 1 万张选票就可以改变政党排名的名次，以便让其他人进入欧洲议会。因此，未来的欧洲议会议员(如果他或她出现在名单上)将由公民来选择，而不是政党领导层。这是保加利亚选举制度中最有效的多数表决制度。

随着法律的变更，公民党今年实际上已经用极端的政治手段结束了该单一多数表决制。能改变政党排名的最低投票人数增加了 10 倍多。因此，排名制实际上被取消了。鲍里索夫领导的政党完全不尊重自己的选民，因为公民党 20%的议员是在上次议会选举中通过排名制被选出的。

从民主治理和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个修订是不公正的。在政党的参与起决定性作用的比例选举制内，公民个人参与选择可以矫正政党安排候选人的“霸权”。

对修改选举规则的主要批评是，选民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新规定的门槛无法实现。例如，在布尔加斯，一个国家议会的代表以大约 11500 票当选，也就是说，如果要取代某位候选人，那么新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 11000 票并且能够改变政党名次，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反对者辩称，应该允许候选人被重新排名。事实上，这一规定的改变剥夺了公民不根据党派基础表达自己意愿的真正机会。在选举过程中，个体的选择极其重要，因为它依赖于掌握主动权的公民。

对于个体公民来说，通过排名制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是投票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政府才能够获得合法性。排名制是一种既定且公认的方式。

由执政联盟提出并表决的另一项修订涉及机器投票。保社会党认为，机器投票将是防止伪造选举结果的有力保证。机器投票的优点包括尽量减少无效选票，并且已在选举理论和实践中被接受。目前，在欧洲议会选举的 12400 个选区中，至少有 3000 个选区将采用机器投票的方式。大约 6000 个选区将被要求在市政选举中使用投票机，2021 年的下届议会选举将完全改用机器投票。此项选举法的修改意味着推迟引入机器投票，这解释了社会党强烈指责公民党的原因：不期望公正的选举，害怕公正的选举，并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操纵选举结果。

引发巨大政治丑闻的第三个问题是政府的一项决定，即：保加利亚的欧洲议会选举将在中央选举委员会的主持下开展，但该委员会的任期已经届

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党的反对派强烈抗议道:这违反了法律,且无法用其他方式解决,除非政府愿意留用其成员,因为目前政府的组成可能有利于执政党。反对派还指出,选举规则旨在赋予权力合法性。当选举管理机构取代法律时,这就不是一项正式的规则。选民也对司法制度逐渐失去信心,认为该制度是由政治和企业利益而不是民主原则控制的。

所有这一切都为社会党做出离开议会的决定提供了理由,表示他们不想成为这种伪议会主义的一部分,并眼睁睁地看着执政联盟的行为合法化。

2月中旬,保社会党发表声明,阐述了对这一决定的看法。据社会党成员所言,权利和自由运动党通过了公民党、权利与自由运动党和国民阵线(the National Front for the Salvation of Bulgaria)提出的修改选举法的建议。这一决定违反了法律,干扰了保加利亚公民的自由选择,破坏了对公平选举的保障。

这些规定非但没有加强民主原则并加速民主进程,反而被修改得有损于保加利亚公民及其利益。在选举前的几个月内,为了政府的利益而改变规则,都是一种恶劣的行径。反对派认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修改后的规则都会对民主进程构成威胁。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党选择离开议会,以保护保加利亚的议会制度。

从那时起,反对派强烈要求取消对选举法的最新修订,并履行选出一个新的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法律义务。社会党要求他们确保民主地参与即将到来的欧洲议会选举,并根据保加利亚公民的意愿确保选举结果的可信性。反对派还认为,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是这些保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党政府的立场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会重返本届议会。

由于社会党拥有议会240个席位中的79个,由社会党全国委员会批准的这一举措,可能会导致议会席位少于通过立法所需达到的最低要求。社会党领导人科尔内莉娅·尼诺娃(Kornelia Ninova)批评执政联盟未能实施改善公民生活的法律。目前,对保加利亚议会的支持率创下新低。独立民调机构Alpha Research的一项调查显示,2018年12月,国会的支持率降至8%。社会党领导层的另一个观点是,议会中没有法律,只有“党派的幕后安排”。“没有制定真正的法律来改善保加利亚公民的生活,而是开展大规模的游说活动.....我们提出了另一种方案、制定了另一项预算,以推行另一项法律,但是没有一项法律被接受.....立法是为了维护企业和寡头的利益,而幕后的政党安排只针对某些政党的利益”,尼诺娃说。

议会最大反对党的这一举动和总统对选举法修正案的否决迫使政府和执政联盟做出让步，同意选举新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并恢复先前排名投票制的规定。总统否决这项法律的理由是，拟议的修正案无法保证稳定、可预测性和平等的权利，而这些是公民行使包括投票权在内的基本权利时不可改变的要求。

在社会党领导人尼诺娃看来，选举法的争端暴露出有关左翼政党言论中的一些十分严重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幕后操作和转型模式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政党都在某处秘密地为自己和政党的利益进行谈判，而选举法修订案的通过就是这种谈判模式的绝佳例证。这就为社会党结束这种模式提供了有利论证。他们呼吁停止这种转型和幕后操作，必须把两党之间的公开谈判及其结果摆到桌面上。

这就是社会党决定通过离开议会、直接与人民对话来抵制执政联盟的原因。在欧洲议会选举之前，反对派很可能不会重返议会。总的来说，尼诺娃试图推动社会党走上一条否认现状的新道路。她说：“我们拒绝现状，我们更愿意和我们的人民在一起。”这种策略是否能成功，目前还很难得到答案。我们将在选举后知晓，因为那时情况会更清晰明了。

退出议会是一个激进的举动。在其他国家，只有在压力巨大时才会采取这种做法。保加利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当然，社会党在议会的缺席可能加剧执政联盟通过立法的难度。因为议会规定，在 240 名议员中至少有 121 人出席的情况下才能召开议会会议。因此，社会党的缺席使得总理鲍里索夫的执政党更加依赖于其他小党派，如沃利亚党（Volya）、权利和自由运动党。尽管有许多例子表明，权利与自由党表示支持执政联盟，但由于公民党强烈否认与其联合，社会党的缺席依然构成了挑战，并可能有损于公民党已经下降的支持率。与此同时，社会党从战术上获得了红利——将在 5 月份的选举中显现出来。当然，社会党最大的目标是在通过解散国会来拯救议会制度之后，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作者：Evgeniy Kandilarov，翻译：林佳文，校对：马骏驰，审核：刘绯）